

# “以漢話闡發文藝”：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文學實踐\*

陳恩維

---

[提 要] 作為在中國大陸創刊和發行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最早明確提出“以漢話闡發文藝”,試圖引導中國人了解“西方文藝”,以打破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傲慢與偏見。它首次以專題論文介紹了西方文學的源流,以對《聖經》的文學性譯介呈現了基督教文學的基本面貌,從而提醒中國人不應輕忽外國的文藝;它以摘錄、評注、引用和化用等中國傳統治學方式學習中國文學,與中國人展開學術文化和審美的對話,從而展示了中西文學會通的可能性。《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和合中西的策略與實踐,漸次喚起了中國近代文人睜眼看世界文學,開啟了中國近代文學消化吸收西方文學資源的現代轉型進程。

[關鍵詞]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文學和合 郭實獵

[中圖分類號] H15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0) 04 - 0099 - 10

---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中國大陸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初版於 1927 年)最早從報刊史的角度介紹這份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原名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自道光十三年起至十七年止(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三七年),凡四卷。最初發刊於廣州,所載為宗教、政治、科學、商業與雜俎等。後由郭實獵(Charles Gutzlaff)主持,遷至新加坡。至道光十七年,又讓與在華傳播實用知識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此報發刊於中國境內,故我國言現代報紙者,或推此為第一種,因前三種皆發刊於南洋也。”<sup>①</sup>長期以來,由於原刊難得一見,相關研究只有一些簡單介紹,但自 1997 年該刊影印出版以來,<sup>②</sup>研究成果開始增加,集中在新聞出版史、近代科技傳播、近代歷史等學科,從文學角度研究該刊的文章尚為數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哈佛大學韓南首次對郭實獵及其漢文小說的體裁進行了富有開創意義的研究,<sup>③</sup>宋莉華就三種早期傳教士中文報刊所載小說對中國傳統小說

---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近代傳教士中文報刊的文體發生與文體形態研究”(項目號:19BZW155)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化研究中心 2016 年度標誌性成果培植課題“近代傳教士中文報刊文學研究”(項目號:16BZCG04)的階段性成果。

的借鑒進行了細緻分析<sup>④</sup>；段懷清深入評述了傳教士對中國文學的發現與“和合”，簡要介紹了該刊所出現的幾種文體；<sup>⑤</sup>王海波則對該刊所載中國文學的內容、方法以及出現的問題和達到的傳播效果，進行了較為細緻的文本清理<sup>⑥</sup>。上述成果，重點關注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中國文學的發現和借鑒，但明顯忽略了其以漢話闡發文藝的策略以及和合中西文學的創作實踐。這不免脫離了傳教士中文報刊文學寫作的初衷，也難以全面評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的影響。本文不揣淺陋，欲從梳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文學策略出發，細緻解析《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於中西文學的“和合”實踐，進而分析這份期刊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的獨特地位。

## 一、以漢話闡發文藝：《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文學策略

在早期教會中，一個最重要的爭論是關於基督徒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欣賞古典世界的浩瀚文化遺產——詩歌、哲學和文學。一些基督徒對文學持有強烈的正面態度，認為文學在培育基督教異象和世界互動方面是一個有力的同盟軍，另一些人則視文學為基督教信仰的陌路人，有潛在的誤導性。這一爭論指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基督教應該抵擋還是哪怕以改良的形式利用古典文學遺產？早期的基督教會曾對當時的異教文學採取敵視的態度。但是，浪漫主義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傾向認為文學有助於提升讀者，激發他們的奉獻和熱情；而與此同時，《聖經》也開始被視為文學作品。基督教對文學的興趣，甚至被認為是建立在嚴格的神學基礎上。<sup>⑦</sup>在上述背景下，19世紀進入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在16~18世紀來華天主教傳教士所著力營造的科技西方和天主教西方的基礎上，嘗試營造“人文西方”的形象。《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就是這種歷史轉變的有力推動者。

首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明確提出了“以漢話闡發文藝”。郭實獵在《中國叢報》中詳細地用英語闡述了他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宗旨：“當文明幾乎在地球各處取得迅速進步並超越無知與謬誤之時，——即使排斥異見的印度人也已開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出版若干期刊，——唯獨中國人卻一如既往，依然故我。雖然我們與他們長久交往，他們仍自稱為天下諸民族之首尊，並視所有其他民族為‘蠻夷’。如此妄自尊大，嚴重影響到廣州的外國居民利益以及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本月刊現由廣州與澳門的外國社會提供贊助，其出版是為了使中國人獲知我們的文藝、科學與準則。它將不談政治，避免就任何主題以尖銳言詞觸怒他們。可用巧妙的方法表達，我們確實不是‘蠻夷’；編者偏向於用展示事實的手法，使中國人相信，他們仍有許多東西要學”<sup>⑧</sup>。郭實獵明白宣示，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為了破除中國人的華夷之見，其內容則包括文藝、科學和宗教。他所說的“文藝”，原文作“art”，不少譯文翻譯成“技藝”(technology)，顯然是不得要領的。在道光癸巳六月創刊號《序》中，郭實獵將文藝當做“學問”的一種，他說：“蓋學問渺茫，普天下以各樣百藝文滿，雖話殊異，其體一而矣。”緊接著，他又在九月號《論》中將文藝從學問中區別開來加以介紹：“學問不獨在一國之知，倒也包普天下焉。莫說禮樂射御書數藝等，就是天之道、算法、天文、天地海理、醫學、草木、萬物之知識，各樣技藝之長，所當務心思索。因拘泥之人，貴自輕他，把外國之學問文藝，如輕浮氣像，與該人論大學之道，格物之至，沒些情面。但貴國之聰明的人家，推高明道，不論何國之文藝，若有意處，就核察之。終生用之，則利用甚廣。……應當隆重學問、文藝，此之謂也。”郭實獵這裡所說的“文藝”(art)，與“學問”(knowledge)明顯不同，也與各樣“技藝”不同。中國人應該像對待其他學問一樣，廣泛瞭解各國文藝。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首次明確提出“以漢話闡發文藝”，是對基督教在華傳播內容和策略的一大突破。明代天主教耶穌會士喜與中國士大夫談論幾何、天文等科技知識，西方人文知識往往深

藏於其宗教著述中；《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之前的南洋基督教報刊則遵循“最大是神理，其次人道，又次國俗”<sup>⑨</sup>的內容安排。如此一來，即使是接觸到西方讀物的知識分子，也會形成刻板的“科技西方”和“基督教西方”的印象，對西方文藝則抱著輕視和排斥的態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介紹科學與宗教的同時，試圖引導中國人去發現和認識“西方文藝”，無疑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前瞻性。

那麼，該如何讓中國人不輕忽西方的文藝呢？首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強調中西文藝的同源一體。道光癸巳年六月號《序》文說：“夫誠恐因遠人以漢話闡發文藝，人多懷疑，以為奇巧，卻可恨該人不思宗族、國民之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異勢，疏密異形，要其水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列國民須以友恤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脈相通，而疴癢相關；萬姓雖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卻萬民出祖宗一人之身。因此原故，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聖人之言，不可棄之言者也。結其中外之綢繆，倘子視外國與中國人當兄弟也，請善讀者仰體焉，不輕忽遠人之文矣。”郭實獵深知中國人會輕視“遠人以漢話闡發文藝”，所以在創刊號即進行有針對性的說服工作。他以生動的比喻指出，西方和中國其實是同源的，就如水有分脈、樹有分枝；同時又引用《論語》中孔子的言論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籲請中國人“不輕忽遠人之文”。其次，《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也承認中西文學的差別。道光戊戌年八月號《論詩》云：“漢詩之義為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外國詩翁所作者異也。”這裡已隱約道出了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與西方詩歌的敘事傳統的差異。

正是由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認識到了中西文學的同一性和差別性，郭實獵提出並探索實踐“以漢話闡發文藝”這一會通中西文學之美的策略。道光丁酉年二月號《經書》指出：“中國經書已翻譯泰西之話語，各人可讀。但漢人未嘗翻譯泰西經書也，天下無人可誦之。……向來中國人藐視外國之文法。惟各國有其文法詩書，一均令我景仰世人之聰明及其才能也。大清民之經書有四有五，惟泰西之經書，不勝其數，各國各話自有矣。”接著，他分別介紹了古希臘時期史學、開論、博物方面的卓異者，羅馬時期作詩超群者、纂史者、口才者、窮理超群者，為中國人勾勒了一部簡要的泰西學術史，並且表示今後會翻譯一批泰西經書，“盡力顯出其義意，萬望讀者不以盲昧擯之。反究其散殊，觀其會通，則庶乎獲益矣。”最後強調：“泰西國人不頑，各有所可取矣。若識字學文，何不可纂書乎？惟歐羅巴之輯文，與漢之修文不同。在歐羅巴列國，每年各月日新撰，漢人以古者之詩書足意，泰西著作的，若不自行製造者，取笑而已。是以盡心原製作新樣也。”這篇文章以中西比較的視野，介紹了西方學術的分類，列舉了各學科門類的代表性人物，分析了中西著述方式的不同，提出“會通”中西經典、使中西雙方皆能獲益的主張：即一方面通過譯介以漢語向中國人介紹、呈現“遠人之文”，讓中國人了解西方學術文化；另一方面則嘗試學習模仿中國文學文化經典，提升其作品在中國的接受度，以中西文化文學的“會通”，來助力其宗教傳播。

## 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西方文學的譯介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西方文學的介紹主要體現在道光丁酉年正月號《詩》這篇比較文學專論中。其文云：“漢人獨誦李太白國風等詩，而不吟咏歐羅巴詩詞，忖思其外夷無文詞，可恨翻譯不得之也。歐羅巴詩書，萬世之法程於是乎備，善意油然感物而興起，豪傑豪氣於是乎生，精神涌發，樂而不過，無一理而不具矣。蓋歐羅巴講異話，其詩書異類。諸詩之魁，為希臘國和馬之詩詞，並大英米里屯之詩。希臘詩翁推論列國圍征服城也，細講性情之正，曲哀樂之原由，所以人事泱天

下道,和馬可謂詩中之魁。此詩翁興於周朝穆王年間。歐羅巴王等振厲文學,詔求遺書搜羅,自此以來,學士讀之,且看其詩相埒無稍遜也。夫米里屯當順治年興,其詩說始祖之駐樂園,因罪獲逐也。自詩者見其沉雄俊逸之概,莫不景仰也。其詞氣壯,筆力絕不類詩,流轉圓美如彈丸,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其甚美矣。可以得其要妙也。其意奧而深於道者,其意度宏也。”在這裡,郭實獵主要介紹了作為西方文學源頭的《荷馬史詩》和清教徒文學代表的彌爾頓《失樂園》。此外,道光戊戌年正月號《希臘國史略》、二月號《希臘國史》直接譯介了《荷馬史詩》。《希臘國史》是對《荷馬史詩》中《伊利亞特》的譯述,它詳細介紹了特洛伊之戰的起因和經過,最後感嘆:“所述之言美矣,而無憑據。乃和馬詩翁之文詞,卓然大雅,語譯華言甚難。”彌爾頓《失樂園》是根據《聖經·創世紀》敷衍而成,主要介紹撒旦反抗上帝而失去天上樂園的故事。郭實獵評介了其內容、風格和價值。其評語頗多中國文論術語,如“流轉圓美如彈丸”出自《南史·王筠傳》中謝朓之語“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興觀”出自《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些術語的借用,是為了幫助中國人理解外國作品的藝術特點。如果說《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於《荷馬史詩》的譯介,目的在於讓中國人了解西方文學之源,那麼它對《失樂園》的介紹,目的是讓中國人了解基督教文學之“流”。

作為一份傳教士創辦的中文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重點還是對《聖經》的文學譯介。《經書》一文曾專門介紹《聖經》:“聖書為萬世不易之法,蓋上帝默示,著萬物主宰之聖旨,總括萬人之矩矱。……諸國應當凜遵其書也。著者已翻譯漢話,則中國人可以學習上帝之律例也。”同《荷馬史詩》一樣,《聖經》被視為西方文學之源。《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同樣視《聖經》為文學淵藪,故自首期“史”欄目連載了一系列改編自《聖經·舊約》的作品。其中,道光甲午年三月號《萬代之始祖》、甲午年四月號《始祖之衍》、甲午年五月號《洪水先世記略》、丁酉年正月號《洪水後記》、丁酉年二月號《挪亞之子孫》、丁酉年三月號《亞伯拉罕子孫》出自《聖經·創世紀》。道光丁酉年四月號《麥西國古史》、五月號《以色列民出麥西國》出自《出埃及記》,六月號《以色列遊野》出自《民數記》,九月號《約書亞降迦南國》出自《約書亞記》,十月號《主帥治理以色列民》出自《士師記》。道光戊戌年三月的《掃羅王紀》、四月《大關王紀》、五月《瑣羅王紀》分別出自《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上的第一部分,六月號《以色列國王紀》出自《列王紀》上的剩餘部分,七月《以色列國王紀》出自《列王紀》下,八月《猶太國王紀》出自《列王紀》下。道光丁酉年十一月號《非尼基國史》、道光丁酉十二月號《亞書耳巴比倫兩國志略》、道光戊戌九月號《亞書耳國》則是根據《聖經·舊約》的相關記載提煉出來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的上述作品並不是對《聖經》相關章節的翻譯或者對已有《聖經》中譯本的摘錄,而是一定程度的文學再創造。<sup>10</sup>首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上述作品中的文學內容尤為關注。如道光戊戌年四月《大關王紀年》介紹大關王在位“文風靡不蒸蒸蔚起,翰墨詩書之族,不勝其數。惟王為文魁,作聖詩,讚美上帝,且立禮儀以崇拜之。”總評時又說“大關王之見識廣博,豐積財富,英才蓋世。學已大成,識見歷練,題詩作賦誦讚上帝,教弦歌以咏上帝之恩德”,“其聖詩垂於後世,庶民唱咏,曷勝慰懷哉。”道光戊戌年五月《瑣羅門王紀》介紹所羅門王“見識歷練,有文學之通達,撰數書。一曰諺言,為熟悉深諳世務之本。一曰鐸德,本內視富貴榮華如浮雲春夢。一曰詩歌,闡明愛情。三者存至今日。”其次,《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聖經》中的原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文學化改造。如丁酉年三月號《亞伯拉罕子孫》寫亞伯拉罕帶領希伯來人定居迦南,十月號《主帥治理以色列民》寫參孫與非利士人的生死搏鬥等故事,都是非常成功的文學作品。最為出色的作品是道光戊戌年四月號“猶太國史”登載《大關王紀年》。該

文結構上打破了《聖經·撒母耳記》下的篇章的限制,合併了原本出現在《列王紀》中的立“儲君之爭”和“臨終立所羅門為王”的情節,保證了這篇人物傳記內容和文體結構的完整性。《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載脫胎於《聖經》的史傳文,一定程度擺脫了對《聖經》原文的依賴,比《聖經》原文容易為中國讀者所接受。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於西方文化與文學的介紹,其目的在於提醒中國人不應輕忽外國的文藝,從而降低中國人的文化傲慢心理,助力於其宗教傳播。道光丁酉年正月號《序》稱:“蓋歐羅巴人甚貴文字、新聞之本,以廣閱流傳不勝數。弟搜羅擇取其要緊之消息而翻譯之,但只恐以世事之傳,不齊心推德,以世物為綦重,則劬勩多講善言,教人以天之教,守志樂道也。”郭實獵擔心中國人沉湎於歐羅巴的文學故事而忘記了基督教之本義,所以側重於聖經文學的譯介,對西方世俗文學作品的介紹並不多。不過,即使是現在,中國人對《聖經》一類宗教讀物的接受,仍然不只是將其視為基督經典及其教義基礎,而是更多地將之作為世界文化經典及文學名著來欣賞。<sup>⑩</sup>這對郭實獵來說,也許是始料未及的。但無論如何,《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兩希文學傳統的譯介,對於中國人了解“人文西方”大有裨益,有利於逐步破除他們在文化上的傲慢與偏見。

### 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中國文學的學習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以漢話闡釋西方文藝的同時,也堅持學習、批評和模仿中國文學。郭實獵曾指出:“中國文學非常豐富,它的故事永不枯竭。即使有人耐心地細讀經典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和浪漫文學家的作品,並且對這些作品獲得了全面了解,他也會驚愕地被絆倒在其他作品上,因為這些作品需要新的研究來揭示它的意義。事實上,一個人想要了解各個學科的書面語言,被認為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sup>⑪</sup>但是,郭實獵勇敢地挑戰了這項“無法完成的任務”。《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摘錄、箋注、引用和化用等形式,開始了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學習、消化、利用,並且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功。

摘錄,即對原文的抄錄和選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共有十二期刊載了中國古代詩、詞、文、賦。摘錄的作家主要是李白、蘇軾和歐陽修。傳教士了解到“漢人獨誦李太白、國風等詩”,因此收錄李白作品頗多。如道光戊戌年三月號《李太白》一文中刊載了李白《古風》其一“大雅久不作”。李白原詩在概述前代文學變遷的基礎上提出自己文學理想與詩歌創作主張,但郭實獵卻進行了如下解讀:“此係李太白懷古慨今之詩,嘆時勢之變遷,有興則有廢,有成則有敗,勿以一時榮華富貴驕傲凌人”。顯然,這樣的解釋是不得要領的。道光戊戌年五月號《李太白詩》則摘錄了“天津三月時”與“西上蓮花山”二詩,沒有任何評論。道光丁酉年五月號《李太白文》,題目為“文”,但實際刊登的卻是李白《擬恨賦》中的一段。道光丁酉年十一月《李太白曰》,摘錄了李白的《愁陽春賦》。道光丁酉年正月《詩》認為:“李白之詩詞乃太過,其義茫如烟海也。李太白以學力勝,同時人角立雄視於文場筆海,後世雖有作者,孰能加於此乎?或欲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感發人之善心,可吟咏李太白以得之矣。”又用騷體句式全面敘述李白詩的藝術形式和內容,認為“李太白為學士之才華魁矣”。以上摘錄和評論,說明郭實獵在道光丁酉到戊戌年期間對李白作品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集中學習,這與他認識到了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遠影響有關。他曾評價李白的作品說:“李太白的充滿詩意的激情之作,如同律法一般地位崇高。即使他那種中世紀的遊俠和浪漫精神已經完全脫了時代風尚,這樣的趣味仍盛行於各個時期。如果有人拋棄了慣例而出於好的目的去寫一些有用的書,他將會被視為是文學上的異教徒。”<sup>⑫</sup>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其他作家作品的摘錄，情況也大抵如此。道光戊戌年年二月《蘇東坡詞》中，刊登了蘇軾的《明君可與為忠言賦》，編者稱“蘇東坡儒雅超群，綉口錦心之士，言詞香艷絕倫，余引其言而登其《明君可與為忠言賦》”。這樣的評論並沒有恰當反映《明君可與為忠言賦》的藝術特點，同時還混淆了其文體名稱。道光丁酉年九月《詞》一文，摘引了蘇東坡《富鄭公神道碑》一段，但將碑文當做“詞”。道光戊戌年六月題為《蘇東坡詩》，但實際卻是摘錄《上虢州太守啟》。道光乙未年六月的《詩曰》，實際上摘錄了歐陽修的兩首詩，前四句來自《陪府中諸官遊城南》，後四句來自《智蟾上人遊南岳》，連續刊登在一起，容易被人誤以為是一首詩。以上例子表明，郭實獵雖然盡力在學習了解中國的文學，但對於中國作家和文體知識的了解還不多。他分不清詩與賦、詩與文、詞與文的文體區別，對於經典作家也沒有選擇其代表作。這種情況的出現，與郭實獵學習中文時間不長有關。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抄錄中國文學作品的同時，還嘗試進行箋注。如道光戊戌年四月《管子之詞》，直接摘錄《管子·形勢解》第六十四中的三節，道光丁酉年九月《論管子之書》則對《管子》進行箋注。箋注這種方式，包括字詞的解釋和意義的闡釋，比起直接抄錄，顯然是進了一步。《論管子之書》引言稱讚《管子》其書可以富國安民，但也批評其“自不製造而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正文採用中國傳統的箋注體，先引《管子·牧民·國頌》：“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再箋注云：“達者來，為國豐盛之祥。國無通商，未有旺相。通商愈繁，國愈新焉。貧民勞苦食物，必棄禮樂也。若論其明鬼神，祇山川。嗚呼遠哉，其錯也。惟上帝乃真主，萬人萬物服其手下，其山川係物而已，神鬼皆被造，且遵其造主之聖命也。讚美真主，即我所當為，不服事之者，而非人也。”這裡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從《管子》中引申出原文並不具有的重商思想；二是批評了原作中的“敬鬼神”思想，要求崇拜唯一真神——上帝；三是引文有意識的省略了《管子》原文中“敬宗廟，恭祖舊”一句。顯然，郭實獵的箋注不像中國傳統箋注那樣忠於原文，也沒有逐字逐句解釋原文之意，而不過是以中國經典傳播基督神學。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中國典籍的引用，主要包括其封面及正文一些文章中對中國典籍的引用。在現存 39 期《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有 25 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不同的格言，主要來自儒家典籍。它們不是隨意選擇，而是多數與當期所載論文的主旨相呼應。比如道光癸巳年六月封面題詞：“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文《序》文則力勸中國人了解外國的文藝。道光癸巳年九月封面題詞：“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語出《尚書·仲虺之誥》，正文《論》提出了對學問文藝的兩種接受態度：一種是自大輕浮，自我限制，一種是虛心學習，為我所用，這顯然是回應了刊頭題詞。這種引用經典以為證明的方法，固然是對中國文學引經據典做法的學習，其實也類似於基督徒引用《聖經》作為真理的依據的做法。有所不同的是，基督徒在引用《聖經》時，認為《聖經》是神所默示，不容有絲毫的改變，但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引用儒家經典時，卻往往做出一些字句的改動。如道光癸巳年十月號封面題詞：“德者，性之端也；藝者，德之華也”，出自《禮記·樂象》，但是改原文之“樂”字為“藝”，這顯然是為了服務於該期所載《論》文講論德性而勸君子守其正道的論旨。事實上，郭實獵對一味引經據典並不欣賞，他曾批評說：“主流的中國作家都中了一種魔咒，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狹隘性，並且通過北京的出版行業、最高層的大學士和文人們傳播開去。他們不寫客觀的散文或者描述事實的細節，因而成群的卑躬屈膝的模仿者，遍及各地，無人敢偏離既定的規則。這種

局面產生了許多不良後果。最糟糕的可能就是,外籍人士,甚至普通受過教育的本國人,僅能理解這些著作中的一小部分。無論什麼地方都要引經據典,對一些離奇作者的文字信手拈來,與文章本身毫無關係,即便是中國文人也要在此打住。”<sup>⑭</sup>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正文中對儒家經典的引述和不露痕迹地化用。如道光戊戌年四月《英吉利國政公會》一文先引《曾子》論王與民的關係,接著以蘇發令和張現德二位書生對話介紹歷史上英國貴族制度的形成和英國國政公會(國會)的形成過程、運作機制,期間多次引孟子論王道的話相映證,已達到“所語與聖人之理不異”。除了這種直接註明出處的引用外,更多的是一種不加註明的化用。例如,在道光癸巳六月號《序》中,郭實獵引用《論語》達 10 次之多。這 10 次引用,多數沒有註明出處,一般作者難以覺察,只有熟知儒家經典者才能心領神會。可以說,這裡的“引用”已經到了化用的程度。其實,格言也是《聖經》的文學體裁之一,“《箴言》和《傳道書》全部都是格言的匯集,有時根據一個常見的主題安排成‘格言串’。”<sup>⑮</sup>此篇《序》文的寫法,顯然受到了《論語》語錄體和《聖經》格言串體裁的雙重影響。另外,道光癸巳年十月號《論》曰:“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言是者,孟子所以詮解勸士商等。《聖書》曰:‘在爾之袋,不可有異樣之權器,一大一小。在爾之屋,不可有異樣之量器,一大一小。爾當有公平之權器,致令長爾卑日,於上帝所賜爾之地。蓋凡行是情行不義者,上帝爾的神主可惡也。’兄輩應留心,該語為至上帝之聖言,孰可輕之。蓋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天日高所以見遠,耳下所聽卑。嚴哉嚴哉,其言焉。”這段話除了《孟子·梁惠王上》和《聖經》兩處註明出處的引用外,“天則聽於無聲”到“耳下所聽卑”幾句,出自《法言·問明》,但是“天日高”句當作“日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這段話會通中西,耶儒對釋,而不露痕迹,亦可見郭實獵對儒家經典著作比較熟悉,因而自覺將其化用到了文章的寫作中。道光戊戌年八月號《論詩》,竟然直接談論起中國文學批評,其中一段云:“老莊之言,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稍若作詩,題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妙不勝矣。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不能盡者矣。”這段話不露痕跡地化用蕭統《文選序》和程頤評價《中庸》之語,顯示郭實獵對儒家經典的學習不僅用以證明主張,同時也化為具體的文體寫作實踐了。

綜上所述,郭實獵在學習、引述、化用中國典籍和詩文時,也結合了其學習和闡釋《聖經》的相關經驗,其目的並非是要傳播作為異教文學的中國文學,而是將之作為一種對話的方式,與中國人展開思想文化和審美藝術交流。作為傳教士的郭實獵,由於中文水平的局限難以創作出中西會通的高水平文學作品,當然也不可能提出文體變革、文界革命一類的理論主張,但是卻向中國文人展示了中西對話和會通的可能。不僅如此,其“和合”東西的探索性實踐也表明,要使中國人固有的文化態度發生某種轉變,由西人直接灌輸或者逐譯西方文學作品是難以取得效果的,還需立足中國本土的文學實際,以一種中西文學和合的姿態來推動交流和對話。

#### 四、中國文人對《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接受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漢話闡發文藝”,實際上在近代中國開闢了一個以報刊為載體的中西文學交流場域。那麼,中國人對《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文學策略及東西和合實踐的接受程度和進程是怎樣的呢?

1833 年 9 月,郭實獵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文的《統記傳》(引者按:指《東西洋每月統記傳》)

第二號已經出版。中國人對它的性質有了更好的理解。起初，他們尚不能清晰地理解一份按月出版的讀物是什麼，現在我們可以聽到很多人對其表示讚許。少數持否定看法的，是一些驕傲自大、傲慢無知的人。我們也許可斗膽地說，只要是心地善良、沒有偏見的人都不會反對這份雜誌。至於中國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這本雜誌，仍然有待觀察。就我們目前所知，這份出版物對與我們周邊的中國人來說是完全新鮮的，因為在天朝大國還從來沒有出版過一份傳播有用知識的期刊。”<sup>⑥</sup>道光丁酉正月號《序》云：“弟閱才學之盪盪，文章美麗，見識之廣，用諸人之本分，甚悅漢人甘心探學問之淵，而不輕忽之。”這裡透露的信息是，中國文人在關注其所載實用學問的同時，也開始注意到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一些文學特徵。

近代以來第一位關注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文人是廣東順德人梁廷枏。其所著《海國四說》(1846)，由《耶穌教難入中國說》、《合省國說》、《蘭倫偶說》、《粵道貢國說》四書合成。在《海國四說序》中，梁廷枏針對有人擔心基督教影響中國之“風俗人心”，提出了“聽其自存”的主張，認為“聽其購求典籍，延致中土儒生”，可以對傳教士“牖其愚蒙，引其向往”，從而實現“大地同文”。<sup>⑦</sup>梁廷枏雖然持有中華文化中心論，但也已經意識到了中西文化匯通交流的可能。事實上，其《耶穌教難入中國說》的文獻來源就是《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一類“新聞紙”和一些《聖經》中譯本。他自己交代說：“原耶穌設教，意在胥天下萬國而遵行之。故信之者必遞相傳引，日以廣行其教為事，年來泰西所月行之新聞紙，譯出傳入內地，固半屬勸人持教邀福。近復有習讀中土書者，自刻其所得《聖書》中要旨，詮釋而序行之，遣人於粵東會城市集之地，按戶遺送。”梁氏所言不虛。例如，《耶穌教難入中國說》云：“歐羅巴諸國中，凡設學教人，所傳所習，一以諸編為牖聰明、立性命、廣教化之極，則所云《聖書》者，今不可得詳，無由盡知其體例。惟近日如泰西之英吉利、亞墨理加之合眾國，並喜購內地書籍，延中土人至彼教以漢字、漢語，能略識中土文義，翻譯而出。所刻傳書籍，每援引是書，詞未暢達，又從譯轉，益易淺俚，僅可會意而得之。所引《聖書》有小注，稱見《詩書》第一百零十五詩者，以是推之，則其體例似亦分門別類。云《詩書》者，當是門類之目也。歐羅巴書嘗盛稱周康王時，有大闢王者，作《咏聖詩》垂後。又稱穆王時，希臘國人馬和所作之《推論列國詩》，及國朝順治間英吉利國人米里屯所作之《論始祖駐樂園事詩》，並推為詩中之冠。據此，則西人亦尚吟咏。所云詩，固不自《聖書》始矣。（按：新聞紙有律詩，格韻一如內地法。）”<sup>⑧</sup>這段文字撮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丁酉年正月號《詩》和道光丁酉年二月號《經書》而成，是中國文人第一次向國人介紹《荷馬史詩》和彌爾頓《失樂園》，也表明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直接影響下中國文人在文學方面也開始睜眼看世界文學。此外，梁廷枏對《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這種新聞紙也頗感興趣。其《蘭倫偶說》介紹了“日出新聞紙，事無大小，悉載之”。在《合省國說》中，他介紹說：“自經史詞賦外，最重而通行者曰新聞紙。傳播於市舶所至之國，如中國之邸報。故一事作而遠近周知，客外者不俟其家報也。”<sup>⑨</sup>其下的一段注釋文字，也主要提煉了道光癸巳年十二月號《新聞紙論略》一文所介紹的信息。正如郭實獵所預料的那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雖然因漢語水平欠佳遭遇了一些輕忽，但其藉助報刊“以漢話闡發文藝”的嘗試，卻為梁廷枏這樣的先進知識分子了解西方文學傳統、從而促進對話交流提供了可能性。

1838年下半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因中英衝突加劇而停刊。但五口通商後，中文教會報刊在其影響下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一些受僱於傳教士的中國文人開始直接到報刊文學創作中，從而大大加速了中西文學對話和和合。這方面以王韜最為典型。1849年，21歲的王韜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協助其重新翻譯《聖經》，1857

年參加《六合叢談》的編輯工作,1864年兼任《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1876年,他在《循環日報》發表《論日報漸行於中土》:“華地之行日報而出自華字者,自西儒馬禮遜始,所刻《西洋每月統紀傳》是也,時在嘉慶末年。同時,麥君都思亦著《特選撮要》,月印一冊,然皆不久即廢,後繼之者久已無人。咸豐三年,始有《遐邇貫珍》刻於香港,理學士雅格、麥領士華佗主其事。七年,《六合叢談》刻於上海,偉烈亞力主其事,採撮頗廣。同時,有《中外新報》刻於寧波,瑪高溫、應理思迭主其事。同治元年,上海刊《中西雜述》,英人麥嘉湖主其事。嗣皆告止。近則上海刊有《教會新報》,七日一編,後改為《萬國公報》,林君樂知主其事。而《中西見錄》亦刊於京師,艾君約瑟、丁君韙良主其事,顧此皆每月一編者,兼講格致雜學,器藝新法,尚於時事簡略。惟香港仔刺之《中外新報》,仿西國日報式例,間日刊印,始於咸豐四五年間,至今漸行日遠。其他處效之者,上海字林之《新報》,廣州惠愛館之《七日錄》,又港中西洋人羅郎也之《近事匯編》,相繼疊出……近數月間,又有所謂《益報》,聞福州亦設有日報,但行之未廣,未得多見也,港中日報四家,上海日報兩家,皆排日頒發,日報之漸行於中土,豈不以此可見哉”。<sup>21</sup>王韜是在傳教士指導下成長的本土報人先驅,其風靡一時的報章政論文在傳教士報刊政論文影響下形成。他雖因記憶不清而混淆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編者和刊名,但仍然肯定了其在中土華文報刊史上的創始之功。

中日甲午戰爭以來,在傳教士中文報刊的直接影響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覺醒的本土文人,積極通過創辦報刊參與時務、傳播西學、鼓吹變法,從而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如“時務文體”的發生,就與康、梁等人受到精通漢語的洋教士的啟迪有關。梁啟超倡言“文界革命”:<sup>22</sup>“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sup>23</sup>他創造了一種具有宏闊的世界文化視野的“新文體”:<sup>24</sup>“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稱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sup>25</sup>1908年2月和3月魯迅以令飛的筆名在《河南》雜誌第二期和第三期連續刊發《摩羅詩力說》。此文根據《舊約》的記載和彌爾頓《失樂園》,肯定“撒旦”是敢於挑戰上帝、給予人智慧的異端力量,並預言了基督教文學對於中國現代新文學的影響:<sup>26</sup>“希伯來,雖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莊嚴勝,教宗文術,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茲未艾。”<sup>27</sup>1920年2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基督教與中國人》一文,對基督教的平等博愛、犧牲奮進、至上人格、反思懺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熱烈的頌揚。<sup>28</sup>1921年1月周作人在《小說月報》發表了《聖書與中國文學》,論及古代希伯來文學的精神及形式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sup>29</sup>“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sup>30</sup>上述種種事實表明,中國文人對於西方文學從被動接受走向了主動吸納,接受層次也由了解西方人文信息、學習歐化語言文體走向文學精神的消化吸收。換言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提出並實踐“以漢話闡發文藝”,還只是開啟了會通中西文學的初步探索;而晚清以來睜眼看世界文學的本土文人,則在立足中國文學的基礎上,多方面吸納西方資源,從而實現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

綜上所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作為在中國大陸創刊和發行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首倡“以漢話闡發文藝”,並且嘗試進行中西文學和合實踐,初步建立了一個以報刊為載體的中西文學交流傳播場域,漸次喚起中國近代文人睜眼看世界文學,從而開啟了中國近代文學消化吸收西方文學資源實現現代轉型的進程。

- ①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第68頁。
- ②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以下凡引自本書者,僅隨文標注出版年月號與篇名,不再一一出注)
- ③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0頁。
- ④宋莉華:《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⑤段懷清:《新教傳教士對文學中國的發現及其“和合”思想平議——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中心》,江蘇徐州:《徐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 ⑥王海波:《〈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中國文學傳播》,呼和浩特:內蒙古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 ⑦阿利斯特·E.麥格拉斯:《基督教概論》,孫毅、馬樹林、李洪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2~414頁。
- ⑧ A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Repository*, Aug. 1833, p. 186.
- ⑨博愛者:《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序》,載《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嘉慶乙卯全卷,大英圖書館藏版。
- ⑩陳恩維:《試論近代傳教士報刊史傳文的文體探索及意義——以〈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為中心》,廣州:《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6期。
- ⑪卓新平:《聖經文學在現代中國的意義》,載梁工主編:《聖經文學研究》第五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⑫Poo Nang Che Tsang Sin,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pp. 550-551。(按:據 *Chinese Repository* 前後頁碼可知,原文頁碼錯誤標注為 pp. 450-451)
- ⑬⑭ Poo Nang Che Tsang Sin, *Chinese Repository*, Oct. 1841, pp. 553-554.
- ⑮菲利普·W. 康福特編:《聖經的來源》,李洪昌譯,孫毅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
- ⑯ The Chinese Magazine, *Chinese Repository*, Sept., 1833, p. 234.
- ⑰⑱梁廷枏:《海國四說》,駱駢、劉驍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3頁;第7頁;第160、89頁。
- ⑲王韜:《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171~172頁。
- ⑳梁啟超:《介紹新著〈原富〉》,日本橫濱:《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
- ㉑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見《飲冰室合集·專集》三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62頁。
- ㉒魯迅:《魯迅全集》(編年版)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80頁。
- ㉓陳獨秀:《基督教與中國人》,北京:《新青年》,第7卷第3號(1920年2月1日)。
- ㉔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北京:《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

作者簡介:陳恩維,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廣州 510420

[責任編輯 陳志雄]